



记忆中的入学前一天

杜雷

1941年的9月初，我感到有些不高兴，因为小朋友们很快就要离开我们的游戏圈子，回学校上课去了，其中包括我的哥哥。我将独自一人待在家里。那时候的孩子应该是满6岁上一年级，可是我那年才5岁。

妈妈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她在开学前几天“秘密”地去约见教师，讨论我的处境。妈妈结婚以前是一名教师，而且婚后有时回学校教书，以代替有病或有事请假的老师，所以她差不多认识学校里所有的教师。开学前一天，妈妈告诉我，第二天我也可以上学，问我想不想去。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马上说：“好！”

当时我又激动又担心。明天上午我就要去学校上课了！“上课”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上课时感觉身体不舒服，会待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不会回答问题，老师会不会责骂我、嘲笑我或打我？遇到那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我担惊受怕，就这样胡思乱想着，直到深夜才睡着。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入学前一天，它发生在75年前。
(寄自加拿大)

影视作品也是汉语学习教材

韩昊洋

借助动画片学中文

怀着对中华文化的极大热情，蒙古姑娘多乐功在高中时就来到了中国，随后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进修。刚踏入异国他乡，仅仅会几句简单口语的她意识到：要在这个陌生国度生活，语言是要跨越的第一道关隘。前些年风行一时的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吸引了多乐功的注意。她认为这部中国动画片尽管是面向低龄儿童的，但是语言简单，内容轻松幽默，符合她现在的中文水平。于是她在学习中文书本教材的同时，也成了喜羊羊的“粉丝”，反复看着动画片锻炼口语。

“课本上的内容比起有声有色的动画片来说确实缺少一点生动的感觉，而且电视画面配合有情感的台词更能让我记住中文词句。过了半年，我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有了明显进步，电视上播放的中文节目我都能了解大致意思。这时候我开始关注其他更高层次的影视作品了。我平时喜欢找些爱情题材的中文电视剧观看，像《北京爱情故事》《裸婚时代》等，前些日子特别火爆的《大唐荣

耀》我也看过几集。”多乐功说。

法国小伙阿克塞尔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唐龙”，正是源于他对李小龙的喜欢。自从父亲带他看了李小龙的经典功夫片《猛龙过江》之后，他就对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充满了好奇，对于神奇的中华武术更是向往至极。谈起中国功夫片，阿克塞尔一脸兴奋难以自抑：“老实讲，我看中文电影或者电视剧，从不管内容难度如何，纯粹依靠兴趣。在法国我就喜欢找中国功夫片看，到中国留学后就更方便找影视资源了。来中国不过1年，我已经看了上百部功夫电影，中文水平也因此提高了许多。”

老师不只是视频放映者

汉语教师志愿者曾婷婷在开始为外国学生讲课前会确定一个主题，一般都会从中华文化入手，为学生介绍中国的一些节日、饮食以及手工艺品等。今年春节，曾婷婷决定为同学们介绍中国的春节。她选取BBC制作的关于中国春节的纪录片中的一段内容进行讲解。由于原声是英语，她提前翻译了台词并现场进行中文配音。水平高一些的同学，大部分内容能够理

解。有一些典故、成语、网络用语，比较难以理解，曾婷婷就会具体分析讲解。视频结束后，外国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感受与看法。曾婷婷非常注重师生之间的这种互动：“通过视频使他们体会中华文化，并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引导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然后教师进行解答的方法，教学效果非常好。”

确实，师生之间的互动在影视作品教学课程中尤为重要。如果教师在影视作品教学课程中只是充当视频放映者的角色，对学生不作具体指导，这就有可能导致学生理解不了影视作品中某些内容甚至曲解其中的意思，也就失去了利用影视作品教学的意义。

影视作品活跃课堂

曾在韩国济州汉拿大学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的李雨珊，在教授中文的高级班时，使用《实用汉语课本》第5册作为教材。其中有一篇拓展阅读是梁祝中的“草堂结拜”选段。因为文章对话与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对话基本一致，所以她就截取的那一段电影片段在课堂上播

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电影的表演方式是黄梅调，让学生了解课外内容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我先放了一遍电影，让学生大致了解剧情。第二遍针对课文内容配合视频讲解内容，分析其中语句。这样一来，趣味性确有增加，课堂也相对活跃。虽然这种教学方式会增加课堂活跃度，但毕竟完全契合课本内容的影视作品难找，不注意就会造成教学内容的偏离。而且影片的播放时长也需要斟酌一下。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比较合适，或者根据课程的进行将视频分开讲解。”

“外国人学习汉语就是想要了解中华文化，单单学习书本上的内容肯定不够。采取观看中文影视作品这一方式可以使外国汉语学习者从中了解到中华文化，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从而更好地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教师韩阳看来，观看中文影视作品的顺序应当是由简入繁，同时，个人兴趣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看得多了，练习得多了，中文水平就会有提升。而且，影视作品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中国方言，这能够让外国学生了解到中文天南海北的区别。”



81岁的杜雷是语言学家。他所学并能阅读的语种包括拉丁语、法语、汉语等10种。
图为杜雷近影。

家乡的亲情

徐振瑜（14岁）

我叫徐振瑜，今年14岁。我是在荷兰出生的，从小至今也一直在荷兰生活。我讲地道的荷兰语，吃传统的荷兰饭，甚至我的朋友也几乎都是荷兰人。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我的一个信念，那就是我的根在中国，温州才是我的家乡。

在我刚刚懂事时，爸爸告诉我，中国有一个地方叫温州，那是我的家乡，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里。我的爷爷奶奶至今仍生活在温州生活，爸爸也是年轻的时候从温州来到荷兰的。虽然我们生活在荷兰，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温州人。

那时候，我并不是很明白爸爸的这些话，虽然我从小就学习中文，还会讲一些温州话，但我觉得温州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毕竟我在荷兰出生，在荷兰生活。



月洒温州大桥（二次曝光拍摄） 赵用摄

后来当我再大一点儿上学的时候，在路上常常有一些当地的孩子不友好地冲我大叫：“中国人！中国人！”当时，我很纳闷，我难道不是和你们一样吗？在同样的教室学习，讲同样的语言，难道是因为我有黑色的头发和黄色的皮肤就对我不好吗？我开始思考并经常会想：我到底来自哪里？我的家乡到底在哪儿呢？

后来爸爸有空儿就带我回中国温州。爷爷奶奶见到我是那么开心，还有很多的亲朋好友，他们带我去了很多有趣的地方，吃了很多好吃的温州饭。我是那么放松、那么开心，紧紧地被亲情包围着。我一下子就融入到了他们当中，无论在温州的哪条大街小巷，都不会再有人不友好地冲我大喊大叫“中国人”！我第一次真的明白了：这才是我的根、我的家乡、我最亲近的地方。

如今我已经14岁了，虽然在温州住，但是心里认定，温州就是我的家乡。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在那里，我的叔叔在那里，我的爸爸也在那里出生。现在，没有什么比爸爸经常带我回温州看爷爷奶奶，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传统而美味的中国饭更开心了。

我知道我的中文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会努力地学，因为我的根在温州。我希望未来可以在温州生活。

在我心里，温州就是我的家乡！
(寄自荷兰)

(本文获得第十七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三等奖)



中文种子播撒到阿拉巴马

唐庆

来到美国阿拉巴马州多森市3个多月，我和同事袁群英老师的中文教学也初见成效。在学校走廊里遇见学生时，他们会礼貌地用中文向我们问好。下课时，我们会用中文互道“再见”。一次在餐厅遇见一个小男孩，男孩热情地用中文问我：“你好吗？”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问句并不是课堂练习的重点。我高兴地回答：“我很好。你好吗？”男孩自信地回答道：“我很好。”这让初到美国从事中文教学的我倍感欣慰。

学习了百以内的数字，学生们逐渐掌握了如何用中文表述年龄、日期，了解了跟中国相关的基本信息——一座长城、两条大河、三山五岳、四大发明、五十六个民族等，也知道在中国遇到紧急情况要拨打不同的求助电话。之后，我们开始学习颜色。

颜色的学习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宣传片作为导引。五个福娃的颜色分别对应奥运会旗五环的颜色——蓝、黄、黑、绿、红，也跟五行大致对应。借助福娃熊猫晶晶，学生们学习了黑、白两种颜色，也了解到晶晶谐音京京，取自中国首都北京。在巩固拓展环节，我们借用学生熟知的动画片《小马宝莉》中的角色云宝(Rainbow Dash)引出彩虹的颜色——红、橙、黄、绿

等，并以太极图(图中包含“阴”“阳”二字)巩固黑白两色的学习。一个4年级男孩注意到太极图中白色部分含有黑色，黑色中含有白色，我便借此机会跟学生们分享了中国的阴阳、平衡理念。正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当其时而教。

因为不同的颜色在不同文化中的涵义有所不同，我和同事联系中国传统与当代习俗向学生们介绍了红(婚嫁、过年)、白(丧葬)、黄(古代皇权)等颜色的文化意义，并通过歌曲《说唱脸谱》让学生们了解了京剧艺术中不同颜色脸谱的涵义。我们还给学生准备了美猴王、青衣等脸谱，让学生在涂色的同时复习颜色的中文表达。圣诞节前夕，我和同事为学生们准备了五颜六色的卡纸，带着他们一起复习学过的颜色词语，并练习用中文道一声“圣诞快乐”。我们还鼓励高年级学生在自己精心装饰的贺卡上写下这句中文祝福。

对于同事和我而言，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学生们对中文课的热忱以及他们在课后的活学活用。与此同时，我们还收获了孩子们深情的拥抱。我们的学生甚至包括孩子们的带班老师——他们也跟着学生们一起练习、抢答。由于学生们通常坐在不同

颜色的地毯上听课，下课时，凯丽泉小学前班老师佛罕(Forehand)、4年级老师阿曼(Aman)、5年级老师苔丝(Tice)和玛伦(Mullen)还会用中文一一说出地毯的颜色，让学生依次起立。

凯丽泉小学是多森市首家开设中文课程的小学。在谈及中文课程时，凯丽泉小学校长蒂姆穆克(Wanda Dismukes)女士指出，凯丽泉小学是一所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学校。中文课让学生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于本土文化的语言文化，认识不同文化的相似性并包容其差异。学生们非常喜欢中文课，老师和家长的反馈也很好，期待通过持续的中文课程为学校营造多元的文化氛围。

凯丽泉小学是2015年特洛伊大学孔子学院在阿拉巴马州开辟的又一个中文教学点。每一个新增的孔子课堂和教学点都见证着特洛伊大学孔院人的锐意开拓和执着奉献。目前特洛伊大学孔子学院已在蒙哥马利、特洛伊等地设立8所孔子课堂和21个孔子学院教学点。

回顾特洛伊孔子学院建院以来的历程，美方院长徐弘博士感慨万千：“由于临近墨西哥，汉语缺少像西班牙语那样的地缘优势，中文课程和中国文化活动的开展面临很大挑战。9年来，我带着孔院教师走遍整个阿拉巴马州，行程逾13万公里，访问学校百余所，开展讲座250余场、汉语角270次、各种大型活动80次，组织阿拉巴马州大学生、中学生、艺术家、政界、商界及教育界知名人士中国行27次，参与人数达12万余人次。现在，阿拉巴马人对中国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陌生。中国游客来到阿拉巴马州，在机场、宾馆、饭店会有人用中文问候你，甚至用中文跟你简单交谈。可以说，特洛伊大学孔子学院正在把中文及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到阿拉巴马的每一个角落。而孔院自身也从当初寄人篱下、只有一间家徒四壁的办公室，发展到现在设备齐全的独立办公大楼。”展望未来，徐弘院长充满激情地说：“特洛伊大学孔子学院会利用现有资源不断扩大中文及中国文化在阿拉巴马的影响，并加强与美国东南部其他孔院的交流合作，让‘中文热’‘中国热’在美国持续升温，助力中美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寄自美国)



图为汉语课堂教学现场